

中国言情小说系列

(明·清)

主编 / 郑方泽 · 郑
颂



情梦析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中国言情小说系列

主编 郑方泽 郑 颂

(第二卷)

情 梦 析

安阳酒民 著
叶功正 点校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Qingmengtuo

情梦柝

郑方泽 郑颂 主编

责任编辑:唐树凡

封面设计:张迅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625 印张 4 插页 44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印数:1~6 000 册 定价:20.70 元

ISBN 7—80626—167—2/I·35

出版说明

中国的言情小说是整个文学遗产中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之一，但历来缺乏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有鉴于此，本社拟出版《中国言情小说系列》丛书，分古代、近代、现代三部分，于1995年前分期陆续出齐。

一、本丛书入选的原则是，在历史上有过影响，曾在一个时期畅销流行，建国后尚未整理出版或出版较早，可读性较强的通俗言情小说。

二、选取较好的版本为底本，并参阅其他版本，保存原版原貌，一律不作删节，只对原版进行分段、断句、补脱、改错的校点。

三、在校点的基础上，对明显不通的句子或错误，均据上下文义作必要的改正。

四、凡原书中的眉批、夹注、回批和总批，均一律删除。

五、凡繁体字均改为简化字。

六、凡异体字均改为现代的通行字。

前　　言

中国有句古语说：“人非草木，焉能无情！”儒家经典《礼记·礼运》还解释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认为人的七情是与生俱来的。姑且不讲这话的正确与否，起码人是一种具有七情的感情动物，还是贴谱的。因而只要这人类存在一天，这七情就不会泯灭。作为“人学”的文学自然离不开人的七情，也就自然离不开爱情与婚姻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人学”，也可说是“情学”。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普通道理，长期以来却被一些人扭曲了。在描写青年男女爱情婚姻为主题的言情小说中，自然也伴随着一些性爱的描写。正因为如此，一些人往往把言情小说同那些淫秽色情的小说混为一谈，打入冷宫，使不少在一个历史时期中风行大江南北，曾对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发展有过影响的言情小说，长期淹没无闻，甚为遗憾。

在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言情小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吉林文史出版社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我们拟将中国言情小说分古代、近代、现代三部分，整理出版《中国言情小说系列》。这次问世的是古代部分，主要是明清的言情小说。

中国言情小说源远流长，有的说始于汉代《史记》中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爱私奔的故事，有的说始于唐传奇《莺莺传》中张生与莺莺始爱终弃的故事，此外还有种种更早的其他说法。但直到明末才开始兴起，繁盛于清顺治（1644—1661）、康熙（1662—1722）年间的一个多世纪中。言情小说这时以才子佳人小说为突出的特色，压倒了过去英雄传奇、历史演义、神魔鬼怪小说独占文坛的优势，标志着古代言情小说的成熟。

任何一种文学的繁荣，一个文学流派的兴起，都有复杂的社会根源和文学原因。探讨一下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繁盛发展的原因，就不难理解我们编选这一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的意义。

宋明以来，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陈腐观念，遭到了明清之际以李贽、王夫之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的坚决反对，他们高举反封建礼教、反理学的大旗，大胆肯定人欲、爱心，主张恋爱婚姻自由自主，如李贽主张男女“自择佳偶”，冯梦龙鼓吹“为情而奔”，把人的思想从情欲压抑中解放出来。这股新思潮的出现，对言情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人们在爱情观和婚姻观的认识上，跨越到一个新的理性高度，在作者的情欲世界中闪现出一个理想的恋爱婚姻自由自主的模式。一个既要在行动上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又要在原则上维护封建礼教尊严的自相矛盾的模式，即：一见钟情、传诗递柬、花下幽会、暗订终身、金榜题名、奉旨成婚。

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看，也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从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元杂剧中以《西厢记》为代表的四大爱情剧，到明传奇的“十部九相思”、明话本的《三言》、《二拍》等等，专写青年爱情婚姻的作品越来越多，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兴起起到了催生助长的作用。其中影响最为直接的，要数出现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的《金瓶梅》，随后“学步者纷起，……大率才子佳人之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作品数以百计，形成了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的高潮。它主要接受了《金瓶梅》以文人个人独立创作的意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描叙“时俗”、“世情”，反映芸芸众生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方法。摒弃了《金瓶梅》中那种用“风月笔墨”，“不出淫媾窠臼”的肉欲横流的淫秽描写。才子佳人小说中不可避免的一些性爱描写，大多都保留在普通读者的伦理道德观能够接受的程度，把才子佳人小说同淫秽的黄色小说区别开来，赢得了读者的认可和欢迎。这也是才子佳人小说得以繁盛发展的原因之一。

言情小说发展到明末清初，以才子佳人小说特有的形态出现，写一些“事奇情亦奇”，多为平凡人柔情蜜意，感人肺腑的爱情故

事，具有普遍性、通俗性和可读性的特点，让当时那些看腻了讲史、神魔小说的读者大饱眼福，感到格外的新鲜、亲切。因而迎合了读者厌古喜今，追求新奇的阅读心理和审美需求，得以风靡一时。

此外，当然还有社会发展，城市生活繁荣，人们情欲思想的抒发，比过去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等等，也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兴盛起到了促进作用。

才子佳人小说的繁荣，反过来又会影响到一个历史时期的的文化观、爱情观和婚姻观。

中国的封建专制社会是一个禁锢情欲，扼杀个性的社会。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上，没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尤其是妇女更失去了本身存在的价值，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他们“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被认为是一件大逆不道的奇耻大辱。才子佳人小说里的那些青年男女，则反其道而行之。《双和欢》中王翠翹和金重的相爱，正是与这种封建婚姻的道德观针锋相对。在清明节扫墓的郊外，王、金二人偶然相会，一见钟情，双双堕入“终朝思坐，彻夜无眠”的相思情网。后来，他们只好隔墙相望，眉目传情，暗递私语。但墙高人低，总有不便，金生便持小梯逾墙而会，私订终身。翠翹则趁全家人去姨家作客之机，借病留家，钻过园中洞穴，直至金生书房，同金生整夜相抱饮酒，赋诗弹琴，对天发誓，然终不去做那“夫妻所不免之事”，保持了他们爱情的纯洁。这种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的越轨行为，在翠翹看来却是正常的，她说：“妾思男女悦慕，室家之大愿也，未必便伤名教。”类似这样的行为，不论是《双美奇缘》、《凤凰池》中的大家闺秀卢梦梨和文若霞，还是《合浦珠》、《定情人》中的小家碧玉珠枝和江蕊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已经失去了约束力，她们勇敢地起来争取自己爱的权利，为自身爱情婚姻的幸福自主自谋了。

那些富贵人家出身的才子，也不受“门当户对”，财产权势的限制，只要情之所投，二情相好，那怕是出身低贱的妓女，他们也以情

为重，生死相从。并不因她们的出身而视为玩物，随心所欲。尊重她们的人格，同情她们的遭遇，对她们充满真诚的人道精神和挚爱之情。《花案奇闻》中出身显贵的公子余丽卿，执着地爱上了妓女倚妆，他说：“若说到妻子之间，不要一个有才有色、有情有德的绝代佳人终身相对，便做到玉堂金马，终是虚度一生。最可笑，如今的人有一种愚见，说讨老婆毕竟要择门当户对人家闺女。”因此，当他的恩师、京堂大人要把女儿许配给他，他也婉言谢绝，信守对倚妆的盟誓，不去攀高结贵。

才子佳人小说还极力否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规，尊重女权，塑造了不少才、智、美、识、胆皆备的可爱少女，有《凤凰池》中“笔如刀，舌如剑，胆如斗”的文若霞，《玉支玑》中“俏心侠胆”的管彤秀，《侠义风月传》中“灵心慧性”、“俏且通才”的水冰心等等，用鲁迅的话来说，都在“显扬女子，颂其异能”，嘲讽那些庸俗无能的须眉男子。

由此可见，才子佳人小说向封建专制的婚姻观念展开了比较全面的冲击，并对当时的人生价值观，传统道德和伦理判断提出了挑战。尽管这些还很不完全彻底，但毕竟比他们的前人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为历史的进步作出了新的努力，具有近代爱情婚姻自由自主的启蒙意识。

他们在爱情婚姻的价值取向上更为明确，选择配偶的标准不再是简单的男才女貌，《平山冷燕》里的平如衡批评燕白颌纯以色相择偶的观点说：“吾兄只知论美，不知千古之美，又千古之才美也。女子眉目秀媚，固云美矣。若无才情发其精神，……纵为人宠爱，不过一时。”认为只有“才与美兼耳”，才有“诗书之气，风雅之姿，固自在也”。不仅如此，《定情人》里的成都才子双星，除才、美之外，还特重一个“情”字。他生得姿容秀美，聪敏过人，富贵人家的美小姐都想求为婚姻，母亲的催促，好友的相劝，他都一律拒绝，坚持以情为重，重才情结合，色貌次之的标准。抱定“若不遇定情之人，情愿一世孤单”。于是外出游学，远去浙江，终寻访到一位能视为知

己的定情之人——江蕊珠小姐。蕊珠与双星赋诗，虽然也萌发了倾慕之情，爱火萌动，但她不单重才貌，更重“性情”，期望爱情的专一坚贞，观察考验双星是否表里如一，故一直隐藏着自己的一片深情。直到双星相思病重，才与他密约幽会，吐露真情。他们强调的这种情，自然不是偷香窃玉，一时卿卿我我，逢场作戏的市俗之情，而是“情在一人，死生无二”，不惜赴汤蹈火，也要信守山盟海誓的诺言，永结同好的高尚情操。

他们择偶的标准，为什么要求才、美、情三者的结合呢？《凤凰池》中的水伊人作了明确的回答：“你道，怎样的叫做佳人？大凡佳人必配才子，才子既是难逢，佳人岂复易得？才子不可无佳人之貌，佳人不可无才子之才，有才子佳人之才与貌矣，又不可无佳人才子之情，合拢来方可谓之真正才子，真正佳人。”这样的择偶标准，不止要求婚姻上的满足，更要求情趣爱好，文化品德修养上的和谐一致，这是人类社会进步到更文明的象征。那种封建包办的婚姻，是以权势和财富作基础的，有句民谣“骏马每驮痴汉走，巧妻常伴拙夫眠”，正是对这种封建包办婚姻的讽刺和谴责。才子佳人小说把婚姻建筑在爱情的基础上，强调爱情与婚姻的统一，避免没有爱情的婚姻和没有婚姻的爱情所带来的人生悲剧。这在爱情观和婚姻观上都是一种文明的进步。他们强调的这些主张，今天看来仍有其现实意义。

一个民族的小说与这个民族的历史联系最为密切。才子佳人小说可以说是明末清初社会具体形象的写照。他们往往借男女爱情的悲欢离合，反映内乱外患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人民的苦难。尤其对科举制度的弊害流毒，官僚政治的黑暗腐败，揭露鞭挞更为深刻。由于作者大多是失意文人，他们借言情“以寄其牢骚抑郁”（《女才子书》凡例），“以发泄其黄粱事业”（《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序》）。《平山冷燕》里的平如衡对人说：“若案首倒只寻常了。你看哪一处富贵人家，哪一个不考第一、第二？”他又尖锐指出：“富贵中人，没有真才。不是依父兄权势，便是借孔方之力向前。”《花案奇闻》本是有真才。不是依父兄权势，便是借孔方之力向前。”《花案奇闻》本是

描写三位公子与三位妓女模拟朝廷开科取士的游戏，横遭政治迫害，终于结成美满姻缘的故事。但“全书愤世绝俗，半多诙谐笑话”（《蠹庵跋》），辛辣地抨击了科举制度的弊害，并在每回的开头或其中，对社会的污秽、腐败大发议论，开篇第一回就说：“可恨，这一片清白世界，却被一班儿谄媚的恶朋弄得不上不下，不干不净。”才子佳人小说反映的社会面甚广，是一部研究当时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形象资料，可供借鉴之处甚多。

另外，才子佳人小说出现在《金瓶梅》和《红楼梦》之间，承前启后，标明了这两部划时代小说的来龙去脉，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至于才子佳人小说存在的局限和缺点，如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一夫多妻、封建说教、因果迷信，以及艺术上“千部共出一套”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今天的读者是不难分析认识的，就不一一赘述了。

中国的言情小说从古到今，其数量之多，用一句“汗牛充栋”的套话来形容已经不确切了，凭我们的能力和水平，要想完成《中国言情小说系列》丛书的编选，是非常艰巨的。但我们将尽力去做，争取做得好一些，快一点，并愿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持。

郑方泽 郑 颂

1994年2月28日

本卷目次

情梦柝	(1)
蝴蝶媒	(119)
花案奇闻	(259)
平山冷燕	(361)

《情梦柝》目录

第一回

观胜会游憩梵宫 看娇娃奔驰城市 (1)

第二回

小秀才改扮书童 老婆子拿板券保 (7)

第三回

楚卿假赠鹿葱馨 馀儿错认鸳鸯谱 (13)

第四回

没奈何押盘随轿 有机变考古征诗 (18)

第五回

题画扇当面挑情 换蓝鱼痴心解佩 (24)

第六回

沈夫人打草惊蛇 俞县尹执柯泣凤 (30)

第七回

守钱奴烧作烂虾蟆 贱淫妇断配群花子 (35)

第八回

村学究山舍做歪诗 富监生茶坊传喜信 (44)

第九回

费功夫严于择婿 空跋涉只是投诗 (49)

第十回

端阳哭别娘离女 秋夜欣逢弟会兄 (54)

第十一回

丧良心酒鬼卖甥 报深恩美婢救主 (59)

第十二回

有钱时醉汉偏醒 遇难处金蝉脱壳 (65)

第十三回

贞且烈拂簪断义 负淑女二载幽期 (74)

第十五回

刚而正赠妇无淫 哄新郎一时逃走 (79)

第十五回

错里错二女求婚 误中误终藏醋意 (83)

第十六回

是不是两生叙旧 喜相逢熬熬春心 (88)

第十七回

贴试录惊骇岳母 送灯笼急坏丈人 (95)

第十八回

戏新妇吉席自招磨 为情郎舟中多吃醋 (101)

第十九回

假报仇衾儿难新郎 真掉包若素寻夫婿 (106)

第二十回

醒尘梦轩庭合笑 联鸳被鱼水同谐 (112)

第一回

观胜会游憩梵宫 看娇娃奔驰城市

词曰：

韶光易老，莫辜负眼前花鸟。从来人算何时了，批古评今，感慨知多少。 贪财好色常颠倒，试看天报如眷稿。却教守拙偏酬巧，拈出新编，满砌生春草。

右调寄《醉落魄》

这首词是说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谁不愿玉食锦衣，娇妻美妾，哪晓得才出娘胎，苦乐穷通，已经注定，不容人矫揉造作。惟君子能造命，惟积德可回天。比如一棵树，培植得好，自然根枝茂盛，开花结果，生种不绝。若做宋人揠苗，非徒无益，反加害矣。

昔王敦图贵而伏辜，季伦掘货而致死。天子不能救幸臣之饿，谋臣不能保霸王之刎，莫非命也。就是有福气的，也要知止足，不可享尽。若依得人算，文王不囚于羑里，孔明不悲于五丈原，邵康节老头儿，用不着土馒头了。大抵天地似一间屋，日月像箩筐大两面镜。一天星斗，又如许多小镜，远近上下，处处挂着，人在中间像一个蜘蛛。这里牵丝结网，镜里也牵丝结网。这里捉搏蚊虫，镜里也捉捕蚊虫。闪过西边，东边照着，藏在底下上面照着，才一举动，处处镜子里面，都替你记帐，真是毫发不爽，报应分明。故作善降祥，作恶降殃，如眷稿一般。

在下今日却不说因果，也不说积德，只说个心术。若说到心术，看官们又嫌头巾气，恐怕道隐衷，对着暗病就要掩卷打盹，不如原说个“情”字。心如种谷，生出芽是性。爱和风甘雨，怕烈日严霜，是情。今人争名夺利，恋酒贪花，哪一件不是情。但情

之出于心，正者自享悠然之福；不正者就有揠苗之结局。若迷而不悟，任情做去，一如长夜漫漫沉酣睡境，哪个肯与你做冤家。当头一喝，击柝数声，唤醒尘梦耶！此刻乐而不淫，怨而不怒，贞而不凉。哀而不伤。多情才子，俱一副刚肠侠骨，持正无私。几个佳人，做一处守经行权，冰霜节操。其间又美恶相形，妍媸各别，以见心术之不可不端，所以名为《情梦柝》。绝古板的主意，绝风骚的文章，令观者会心自远。听我说来。

崇祯年间，河南归德府鹿邑县地方，有一秀士姓胡名玮，字楚卿。生得琼姿玉骨，饱学多才。十三岁入庠。父亲胡文彬，曾做嘉兴通判，官至礼部郎中。母黄氏，封诰命夫人。时已告老在家。

一日，吴江县有一个同年，姓荆名锡仁，来归德府做同知，晓得胡楚卿童年隽艾，托鹿邑知县作伐，愿纳为婿，就请到内衙读书。县尹将荆锡仁之意，达于文彬，文彬大喜。茶过送出县尹，正要进来与夫人、儿子商议。谁知胡楚卿在书房先已听得，见父亲送出知县，走至厅后，见一个管家对书童道：“当初我随老爷在嘉兴做官，晓得下路女子，极有水色。但脚大的多，每到夏天，去了裹条，露出两脚，拖着一双胡椒眼凉鞋，与男人一般。如今荆小姐自然是美的，只怕那双脚与我的也差不多。”

正在那里说笑，不料被楚卿听了。想金莲窄小，三寸盈盈，许多佳趣，俱在这脚上。若大了，有什么趣，况且风俗如此。总是裹也未必小。不如对父亲说，回了他到好。恰好文彬至里边，把上项事说着，夫人未及答。楚卿接口道：“虽承荆年伯美意，但结亲太早。进衙读书，又晨昏远离膝下。况乡绅与现任公祖联姻，嫌疑未便，不如待孩儿明年赶过乡试，倘侥幸得中，那时怕没有邻近名门，如今着什么紧？”老夫妻二人见他说得有志气，便也快活。就复拜县官，回绝荆知府。因此蹉跎，不曾与楚卿聘下媳妇。不意十五岁上，父母相继而亡。楚卿痛哭，丧葬尽礼。过了周年，挨到十七岁上，思量上无父母，又未娶妻，家人妇女无事进来，冷

冷落落，不像个人家。因与老管家商议，将伏侍老夫人的两个大丫环，都出配与人；把房屋典于族亲胡世赏。他做户部员外，得价三百五十两。自己却移在庄上，在旧房住。只同一个家人、一个养娘、一个小厮，唤清书，年纪十五岁，五六口过活。

当时三月天气和暖，想平日埋头读书，并未曾结识半个朋友。上年又有服，不曾去得乡试，如今在家，坐吃山空，也不济事，心上就要往外行动，便叫苍头，唤两个老管家来，一个名周仁，是掌租产的；一个名蔡德，是向来随任的，俱有妻室另居。一齐唤到，因对他两个道：“老爷在日，有一门生俞彦伯，系陕西绥德府米脂县人，曾借我老爷银一百八十两，今现任汝宁府遂平知县。我如今一来历览风景；二来去讨这项银子，或者有赠，也不可知。前房屋典价银三百五十两，尚未曾动。周仁你与蔡德儿子蔡恩各分银一百六十两，买卖生息。尚存银三十两，我要作盘费。蔡德你同我去，一路照管。叫你老婆、儿子，暂住这庄上来，与我看守家内。”随即将银子与两人，蔡德领命自去收拾行李起程。楚卿也自整治行囊，择本月念六日出门。

至期，蔡德及儿子蔡恩并老婆媳妇，清早都来了。楚卿交了什物锁钥，分付养娘，并在先服侍的一个家人看守门户。自与蔡德、清书觅牲口，装上行李，遂往商水，进项城来到上蔡界口。隔着遂平，止差九十里。此时已是四月初七日。那地方有一禅林，叫做白莲讲寺，真是有名的古刹。一路上听人传说，明日去看盛会。天已将暮，三人下了饭店，问主人说：“此去白莲寺，有多少路？”店主人道：“这里到白莲寺，只有二十里。再去五里，就是上蔡城。相公若是便路，明日盛会也该早些起身，走去看看。”楚卿道：“我便要去。”遂用了晚饭，自去安寝。到了四更时分，路上就有人行动。楚卿起来梳洗毕，吃了饭，唤牲口，装上了行李，算还饭钱，遂辞主人出门，东方却才发白。

一路上，男女络绎不绝。及至寺前，刚上午时候，只见山门口，先歇下五乘幔轿。楚卿也要下驴，掌鞭道：“相公，我们牲口

是要趁客的，不如送你在饭店安歇，打发我先去吧。”楚卿道：“也说得是。”就在附近饭店住下，打发掌鞭去了。三人吃了点心，分付店主照顾行李。三人同步至寺前，此时烧香游玩的，已是挨挤不开，男女老幼何止一万。三人挨到山门，看那匾上，写着四个大字是“白莲古刹”。一路去，只见：

先列两个菩萨，后塑四位金刚。布袋佛张开笑口，常尊者按定神杵。炉烟飞翠，烛影摇红。正殿上三尊大佛，两旁边十八罗汉。准提菩萨供高楼，千首观音藏宝阁。到讲堂钟声法鼓响，佛号梵音鸣。老和尚喊破喉咙，小沙弥击翻金磬。斋堂里，饿僧吃面。香积厨，老道烧茶。孩儿们玩的玩，跳的跳。老人家立的立，拜的拜。还有轻薄少年，扯汗巾，挖屁股，乘机掉趣。又有风流子弟，染须毫，拭粉壁，见景留题。那些妇女，老成的说老公，认媳妇，告陈亲眷。骚发的，穿僧房，入静室，引惹暗黎。还有口干的，借茶钟，拿盏子，呼汤呷水。尿急的，争茅坑，夺粪桶，露出东西。

楚卿三人挤入挤出，到处观看。到了下午时候，人也渐疏，转出山门。早来这几乘轿子，尚在那里，想道：“定是大户人家女眷，怕人多不雅，所以早来进香，如今必在静室，等人散方回去，我且在此看一看。”停了半个时辰，山门口一发清静，只见一群妇女丫环，三四个尼姑。前面几个男子，先走来唤轿夫，遂将轿子乱摆开。胡楚卿定睛看时，中间几个珠翠满头，香风拂拂。一个年老的，约有五旬，先上轿。次后一个十二三岁的，与一个垂髻的，合坐一轿。第三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艳丽非常，却也看得亲切。这里看未完，那边又有一个上轿。楚卿忙转目观望，只见那女子左脚已进轿内，右脚刚刚缩进。一双红绣鞋，小得很，而面庞竟未曾看得，并不知有多少年纪。慌忙再看后面，只剩一顶空轿，等着个半老佳人，在那里与尼姑说话。楚卿懊悔不及。那前面先上轿的三乘，已起身了。只见第四乘，尚等着后面，忽轿内一双纤纤玉手，推起半边帘子，露出面来，似要说话光景，见了楚卿，却